

以色列国会听证会：反对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网】近日，以色列国会举行听证会，谴责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国会副议长表示，犹太人对于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有着道义上的责任。

据美国《圣地亚哥犹太人世界报》(San Diego Jewish World) 2014 年 2 月 20 日报导，以色列国会副议长默舍·费戈林 (Moshe Feiglin) 于 2 月 17 日在以色列国会自由大厅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说：“反对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这是我们犹太人民的道德责任。” 费戈林在听证会上表示，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国的劳教所，他们受到折磨，他们的器官被强行摘取。

听证会上，以色列心脏移植专家杰克伯·拉维 (Jacob Lavee) 医生曝光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拉维是 Sheba 医疗中心主任。他列举了中国医生王国齐在美国国会上做证的例子。王国齐当时负责从要被执行枪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犯人的肾、皮肤和眼角膜被摘取后，仍然活着，就被塞进一个尸体袋，最终被送进焚化炉。当时负责监督行刑的警官告诉卫兵：别浪费子弹，他不会活着的。

近两周以来，以色列社会十余家主流媒体连续报道法轮功受迫害和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话题。



以色列国会举行声援在中国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听证会

国家电视台 i24 新闻采访了曾因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而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电视台主持人在节目前介绍说：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修炼方法，于 1992 年从中国传出。法轮功结合了五套优美的功法和打坐以及道德学说。但是 1999 年中共当局感到了威胁，开始迫害，把修炼人抓到劳教所里，进行“再教育”。法轮功的理念“真善忍”是“全世界所有人的道德准则”。◇



剪纸：打坐

我曾是一个癌症病人，身患乳腺癌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术，满身都是刀疤，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说我最多还能活 3—5 个月，只能回家等死。

那时是 1999 年初。我当时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死了呢？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咨询，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议我：炼法轮功。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法

中央电视台曾建议我炼法轮功

轮功，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路。

在我开始炼功的第三天，我的身体就得到了清理，大量的鼻涕、眼泪、痰不停地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同炼法轮功的功友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说明师父管你了，是好事。”

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炼功，和功友们一起读《转法轮》这本书，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突然就这么好了呢？人们都问我是哪个医院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如实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什么药也没吃，就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大家都为我高

兴。

正在这时候，1999 年 7 月 22 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攻击诽谤法轮功。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炼法轮功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它怎么就自己否定自己，出尔反尔了呢？我才炼了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了呢？我非常痛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泪流个不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反映我的心声和真实情况……

到今天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共不法人员多次非法抓捕我、迫害我，还冤判我五年徒刑，但是曾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我依然健康地活着。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从玩世不恭到贤妻良母

【明慧网】我是个80后的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吵吵闹闹、打斗不休的家庭。我幼小的心灵伤痕累累，感到人生迷茫、无望。

走向堕落

在恐惧与不安中长大的我，性情暴躁，厌恶人生、厌恶这个世界。16岁那年，我离开家到青岛打工，心灵的束缚一下子解脱了，随心所欲，沾染了很多恶习，大把的花钱，为了找刺激，每天喝酒、赌博，用“玩世不恭”来形容都不够……。

清醒时，也知道我的人生不该这样走下去，很后悔堕落到这一步，可想回头又回不了，就这么醉生梦死地混着。

改邪归正 绝处逢生

不知不觉到了婚嫁年龄，经同学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交往中，知道他的父母都修炼法轮功。那时候受中共宣传的影响，心里对法轮功很抵触，就想，结婚后一定要改变他们，不能让他们再炼。

婚后，为了保住这个婚姻，以前的恶习似乎收敛了，但想完全改掉，根本做不到，稍不如意就“旧病复发”，毒瘾还时常侵袭着我。婆家因刚买了房，经济不宽裕。我却在很短时间就把娘家陪嫁的几万元钱挥霍一空。

和公婆一起生活时日长了，观察到公婆完全不是电视、报纸宣传的那样啊，他们勤劳、善良，善待与其接触的每一个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到很温暖。

我怀孕的时候，婆家经济仍不宽裕，婆婆穿的秋裤补了又补，可她千方百计地给我买好吃的，甚至买来海参给我补养身体。然而，不管他们对我怎么好，我满脑子装的

都是电视里中共对法轮功妖魔化的宣传画面，他们对我讲法轮功真相我也不相信。

正值甲型流感盛行时期，报纸刚报道一患甲型流感的产妇，生完孩子就死了。我的孩子也出生了。产后我高烧不退、双肺炎，一直住院治疗，仍不见好转，眼看着针都没处扎了，奄奄一息的我吸着氧气，看着刚出生的孩子，我觉得我已濒临死亡，好可怕……

婆婆心疼地教我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说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我依然摇头。这时，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护士走过来（后来才知道她已四十多岁了），面带微笑，我听到她温柔地说：“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你恢复健康真的有帮助。”我很吃惊，看着她，想：她怎么也这么说？难道婆婆说的是真的？法轮功是佛法？是中共在诬陷法轮功？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顶着严酷的打压始终不放弃呢？为什么……

求生的欲望让我决定听一次护士的话，把自己心里的那个法轮功放下，先诚心诚意地念念那九个字看看。于是就一遍接一遍地真诚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从下午默念到晚上，念着念着我睡着了。

神奇的是，一觉醒来，我居然全身不难受了，喘气也顺畅了，危险的症状全消失了！我的身体很快康复了。我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原来婆婆说的都是真的啊！可我还是困惑：“法轮功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我迫切想了解法轮功，焦急出院回家。回家后，我立即捧起了《转法轮》。

我一句句地看了起来。书中那

些博大、精深的内涵我第一次接触到，太好了！接下来，我感到我的身体里有东西在转，到处转动，越来越强烈。婆婆说：“是师父给你下法轮了。”这太让我惊讶了，我哭了……

多少年来无神论的禁锢、中共对大法抹黑的宣传，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从那天起，我真正地走入了大法修炼，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人，戒掉了以前种种不良习惯。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幸福。每次回娘家，我都会给爸、妈讲述大法的美好。他们看到我的变化，自然由衷地高兴。

大法挽救了我的家

就在孩子两岁多的时候，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丈夫有了外遇。婆婆先知道的。婆婆想到我也是修炼人，就没有瞒我。我和公婆一起切磋，我们互相提醒要善解冤怨。

在百忙之中，我放下水果店的生意，鼓起勇气，约了丈夫及那个女孩一起吃饭。我讲传统文化中的善恶因果，劝他们改邪归正、做个好人。谁知那个女孩说：“我们愿意一起下地狱。”我没有为其所动。

丈夫每天和那个女孩鬼混着，我心生慈悲，真心为了他们未来着想。有一天，我买了四十多元一斤的大枣去看望那个女孩，再一次和她畅谈。她被感动了，对我丈夫说：“你找了个好媳妇，你的父母太好了！”她坚决要离开我丈夫，劝她回家好好过日子，她不会再担当那种不光彩的角色。

大法使我们这个五口之家重归美满！我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

◇



千百摧残驾鹤去 自留哀伤于妻儿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九日，阴云笼罩，傍晚八点钟，被中共大连劳动教养院迫害致高位截瘫、历经十三年卧床与伤痛抗争的大连法轮功学员曲辉静静地走了，也带走了他十三年的痛苦。此时他四十五岁。

法轮功学员曲辉，大连海港理货员，妻子刘新颖，大连妇产医院护士。他们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健康、快乐，胸怀豁达善良，共同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

中共恶警把折磨人当成乐趣

二零零零年一月，曲辉与妻子刘新颖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殴打后，关进大连港看守所；一个月后，又关进普兰店市精神病院，迫害一个多月。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三日，当时三十一岁的曲辉，被关入大连劳动教养院，遭受苦役、酷刑。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下午，就在曲辉还有二十五天就将结束一年非法劳教期时，大连教养院进入大批警察和刑具，救护车也载着氧气袋开进了教养院，逐个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逼着他们说不炼法轮功。

曲辉生前描述说：“被摧残过的法轮功学员横七竖八地倒在走廊里，有的口吐白沫，有的痛苦呻吟，那种景象惨不忍睹。我晚上九点也被拖到那个阴森恐怖的房间里，恶警对我的折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电棍不知换了多少根，橡皮棍把我身上多处打伤，臀部肌肉被打烂，膝盖打肿，颈椎被打断，口吐鲜血，并多次昏迷……”

曲辉又回忆当时教养院医生参与迫害时说：“一次醒来后，教养院一名叫韩琼的医生检查后说：没有事，还可以打”。我记忆最深的是一名叫乔威的恶警，极其狠毒，他一边打我，一边狞笑着对旁边的人说：“多少年没这么过瘾了，”曲辉

说：“只有地狱的魔鬼才会把折磨人当成乐趣。”

这种泯灭良知的迫害，造成了曲辉颈椎骨折、生殖器被电击折磨溃烂、全身瘫痪、全身高度水肿，多处皮肤裂开、高烧、不能呼吸、气管切开插呼吸机、不能排尿插导尿管、大便失禁、全身多处褥疮，散发着恶臭，并伴有抽风。医生叫家属做好思想准备，家人买好送终衣服，放在曲辉床下。

在妻子刘新颖一再要求下，奄奄一息的曲辉被用担架抬出了教养院，回到家中。

十三年，艰辛而顽强的一家人

回家后，妻子刘新颖全天照顾曲辉的起居生活，曲辉的身体虽然有所好转，但仍是全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扶着坐都坐不起来，大小便失禁、吃饭、喝水、翻身、吐痰都得妻子刘新颖帮忙，只是离开了教养院人的监视，他们心情能稍微好一些；即使这样，生活也并不平静，仍然处于中共的监视居住状态，经常有人登门骚扰、扬言要抄他们的家，妻子刘新颖带孩子到外面散步，也都有人跟梢、监视。

十三年来，曲辉的生活范围只是一张床，能看到的空间只有十三平方米的房间，长期寂寞单调的生活和全身伤痛的折磨，经常使他精神处于癫狂的状态，妻子刘新颖日夜陪在他的身边。

这里，让我们听听来自这位贤惠的妻子的心声：“我希望我的家庭是完整的，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不管曲辉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希望他好好的活着，我可以付出一切。在二零零一年医院对曲辉“判死刑”的情况下，曲辉一直存活到今天，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当时我们从医院回家后，我立即给他读《转法轮》，他不仅能自己呼吸，当天排尿达十六斤，之后几天大量排尿，全身水肿消失，臀部大面积发黑的褥疮开始变红，十

厘米的黑色脊骨也开始变红，之后几年内，全身褥疮处逐渐愈合。

因为迫害造成的中枢神经的损伤引发的高热抽搐，一直伴随曲辉多年，抽搐剧烈到整个床、房间都在颤抖。中共酷刑给曲辉造成的内伤，引发腹膜炎，上千毫升脓液，从曲辉溃烂的生殖器破口排出，恶臭无比，还排出一张布满血管的腹膜，后来，曲辉内脏大出血，从溃烂的破口排出，比妇女分娩时的大出血还可怕，用我的医学知识衡量，曲辉的全身血液不止换了一、两次。

因为药物中毒，曲辉已经无法用药了，为了陪他，我不能睡觉，我每天只是炼两个小时功法和给他读大法书籍，曲辉每次都能越过生命极限而好转，当时来我家看我的医院的人都说很超常。

十三年来，曲辉的大便一直是我用手掏的，尿一直用塑料袋接，生存状态不如一名刚出生的婴儿，完全靠别人的帮助才能生存。期间，虽然有我的精心照顾，更主要是法轮大法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效，而我能精心照顾曲辉，也来源于法轮大法给我的坚强意志。”

愿曲辉生命的奇迹唤醒人们的良知

十三年中，法轮功学员曲辉，在他生命的每一天里，都演绎了生命的奇迹，法轮大法的神奇，也述说着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和邪恶。曲辉走了。他和他的家庭遭遇是中国大陆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的缩影，因为对“真、善、忍”的坚守，遭到中共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而且已经持续了十五年！

历史的车轮在前进，正义虽然常常姗姗来迟，但从不会缺席。善恶有报是宇宙运行的法则。那些参与迫害曲辉和所有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各级官员、公、检、法、司人员，都将面临良心的拷问和实实在在的因果报应。◇



从基本科学想到的……

原子的大小（约 1 埃米）等于一厘米的亿分之一。原子核大约只有原子直径的十万分之一（1/100000），大概相当于把一元硬币放在一个飞机场里，活动空间非常大。（插图电子、质子等都放大了无数倍）所以铀原子的 92 个电子绕着原子核转也碰不着。但如此巧妙的布局是谁安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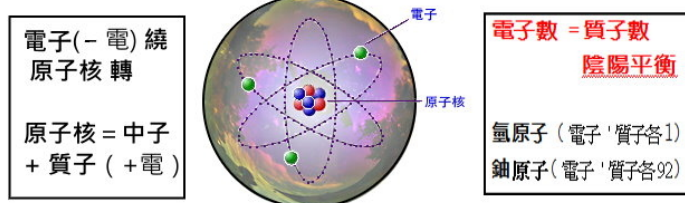
世间万物都由粒子构成，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组合成的物体。比如，石头、土、钢铁、塑料等等都是由原子组合成其相应的分子而构成的。就像氧分子（O₂）是 2 个氧原子（O）构成，葡萄糖分子由 6 个碳原子 + 12 个氢原子 + 6 个氧原子组合而成（分子式 C₆H₁₂O₆）。不同的分子组合成细胞、结晶、化合物等等，变成我们人能够看得见的万物。

然而，那些由比分子更小的粒子所构成的物质与生命，比如神灵等等，人的眼睛就看不见了。而更小更微观的生命形式呢？

有人会说，看不见的我就不信。

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用一张网从海里捕

原子結構圖



世间万物都是由大小不同的粒子构成的，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组合成的物体。

鱼，网眼的大小是六英寸，捞了一段时间后，他非常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说海里没有尺寸小于六英寸的鱼。你觉得他可笑吗？那么，固执地认为“人看不见神，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神”的人是不是犯了和他一样的错误？

201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勒特教授，被誉为“上帝粒子”之父，但他认为：“上帝粒子很有可能不是宇宙最终粒子。”科学家赫奴克斯说：“每一个新的发现就会带来新的十个无解的问题，我们对物质的了解还很少，还有太多的未知数。”

赫奴克斯又特别指出，“恩勒特只是对宇宙中 5% 可见物质的发现，还有 25% 是暗物质，更多的 70% 是暗能量，是人目前还无法了解的。”（文/山之子）◇

“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故事

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为之感动，如今还以动画片和儿歌等形式流传着。当时在内蒙古年仅 9 岁的玉荣和 11 岁的姐姐龙梅在为生产队放羊时遭遇暴风雪，两人始终追赶羊群，从中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姐妹俩整整奋斗了 20 多个小时直至晕倒在雪地里。因为严重冻伤，二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由于她们的英勇事迹，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

可是，是谁发现救了她们呢？那时的报道说是一名铁路工人。四十多年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做过一档访谈节目，题目是《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英雄》。该节目披露了真正的救人者。其实救命恩人是右派分子哈斯朝禄和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按照那时的逻辑，人民的敌人决不能和小英雄沾边。虽然他们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宝贵的生命，但他没有资格被宣传。更可悲的是在以后的宣传中，救命恩人反被塑造成了“反革命分子”、“偷

羊贼”、“坏分子牧主”等形象。

因为党的需要，救命恩人成了“偷羊贼”。同样因为党拥有整个国家的财产，人民的生命在“集体”的财产面前，就比几头羊羔还要贱。为之而献身的人便被党树立起来，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知名和不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在水灾来临时，竟有战士们跳下去用肉体保护大堤……

其实“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里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细节，就是为什么是两个小孩在大冬天为生产队放羊，而且走失了一天？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陈弘莘曾公开指出，实际情况是龙梅和玉荣两姐妹的父亲跑去喝酒，把羊群交由姐妹俩照看，结果造成了孩子被冻残的悲剧。这个人间悲剧却因为中共宣传的需要，摇身一变成了小姐妹在风雪中勇救公社羊群的“英雄事迹”。

有人说，这些陈年烂谷子还提它有什么意思。其实，翻开中共的历史，谎言无处不在，受害者有两



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这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方面，一是侵犯了人们的知情权，让人是非不分，做出落井下石的事；二是那些被谎言诬陷的所谓“坏分子”被无辜迫害。时至今日，对法轮功的迫害仍是如此。比如，一提法轮功，有人就想到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其实，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正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是对法轮功抹黑宣传。这种宣传掀起了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在“自焚”伪案推出后，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明显上升。◇